

中国全史



中国全史

第八卷

远方出版社





秘史

中
卷





第十二回 媚茶儿三雕一箭 粲莲花片语全贞

话说三姊妹呷了几口茶儿，起初原想就要告辞回去，此刻却尽坐着不走。三个姊妹，六只妙目，一起盯住了骏帝，一个个春上眉梢，红添粉颊。偏是四下里又奏起了靡靡的宫商，格外动人情绪。三姊妹越发如醉如痴，嘴唇含指，喘息微微，先前的端庄娇羞，却变做了荡态毕露，媚目撩人。骏帝却安闲自在的只顾喝酒，先前的一副猴急相儿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此时只见静贞斜睨了骏帝，娇滴滴的“圣上……圣上……”叫了两声，似笑非笑的双目一睨，亭亭起立。

骏帝使用箸儿一击金尊，小环已应声而入，径趋至静贞身畔道：“公主醉也，待小奴扶公主睡去。”静贞微微应了一声，秋波儿又掠向骏帝面上，轻盈一笑道：“圣上……圣……，妾去睡了。”说毕便由小环扶了走出。静贞也不向两个姊妹说声，两个姊妹也不阻止静贞。不多时，静仪和静婉也由小环一个一个个的扶了出去。骏帝就是喝酒不止，这时已有七八分酒意。小环已安顿好了三姊妹，便含笑对骏帝道：“渔郎好去问津了，桃源洞口，还须依次探路，不要兴儿浓如酒，狼籍好花枝。”骏帝掷杯离座道：“论功行赏，当让阿环可儿首占一筹。”小环笑道：“已是鼎足三分之势，小奴也不忍再分杯羹的了，良辰容易，快些去吧，可晓得神女巫山，已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还不去沛然下降，分润雨露，便要憔悴花枝了。”骏帝哈哈笑道：“小妮子煞是可儿，连篇的掉书袋，你识几个字呢。朕躬便听了你的话儿，你的十大功劳，权且记在簿上，日后再行酬功给赏。”骏帝话毕，便兴冲冲的进了寝殿，好不得意。三个花一般的美人儿，给他一箭三雕，都领略了滋味。在一般登徒子看来，使觉得骏帝艳福无穷，谁也不想希望有此一日，若是想到了如此一来，便沦入了畜生道中，却要惕然而悟，不敢作非分之想了。便是三姊妹初时何等端庄自重，入后怎又媚态毕露，变了怀春的少女，与先前判若两人呢？小子若不表白一番，岂不是大大的一个漏洞。

原来三姊妹的变态弊病就出在珍珠八宝糕上。因为三姊妹所食的糕中，都和了媚药，她们吃了下去，怎不要发作，所以她们吃的当子，觉得糕的味儿甜也甜得精细，香又香得特别了。只是单吃了糕儿，性儿发作还要慢些，偏又呷了几口茶儿，那茶叶也用媚药练过，经不起滚水一冲，味儿多出，试想喝了下去，三姊妹怎不要立刻迷失了本性，逗起一团欲火，做出媚人状态，以致受了骏帝的玷污。就是一时还不清醒，等到媚药性儿过去，恢复了本性，木已成舟，三姊妹也只得含垢忍辱了，顺从了骏帝。从此便不时进宫，与骏帝幽会，竟也忘了廉耻，一般的献媚求怜。论到此事的罪魁祸首固是骏帝，要不有助纣为虐的小环，唤一声更衣，献了这个毒计，三姊妹也许不致失身。小子写到此处，倒又要将小环的来历向阅者报告一番了。



原来那个小环，她的父亲本是江湖上的一个巨骗，专一贩卖人口，诱拐小儿，奸骗妇女，又会和制迷药媚药，更兼足智多谋，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恶徒，江湖上人称他小诸葛贾清泉。小环的母亲徐氏，也是一个阴贼残忍的婆娘，夫妻俩合做那伤天害理的生涯，从来没有破案。有一次却失风被捕，审讯之下，县丞知是积案如山的一双恶人，便立毙杖下。那时小环也已十四岁了，她早已学会了她父亲的本领，自从她的父母死了之后，失去依靠，便由一个姓赵的内侍收留了她。不久，便夤缘进宫，深得骏帝宠爱。这次便将从前所存留的媚药，作成了静仪三姊妹，从此更得骏帝宠爱。逢到骏帝所爱的妇女，有不愿顺从的人，都由小环用媚药的手段成就了好事。

有天，骏帝退朝之后，照例至显阳殿谒见路太后，只见殿上正坐着一个面似鞭芙渠艳，腰同杨柳细，活泼泼一双妙目，尖葱葱十支春笋的美人。她见骏帝进殿，即便起立，轻折柳腰，徐跪玉膝，盈盈下拜。骏帝竟上前双手挽扶道：“卿是何人？”美人娇怯怯的道：“臣妾乃侍中杨顺之妻石氏。”骏帝听了她脆生生的一副娇喉，好不一悦耳动听，早已魂飞魄散，便匆匆和太后说了几句没关紧要的话，告辞出殿，即命宫女寻到小环。骏帝道：“环儿，显阳殿中现有一个天仙般的石美人，你须与朕设策。”小环道：“这时才过辰刻，捱到天晚还有三、四个时辰，难道圣上要在白昼和她云雨不成？”骏帝道：“朕躬已是刻不待缓，怎能捱到晚上。并且那个石美人，恐她不到天晚，便要去了。”小环见骏帝如此急色，不禁笑道：“圣上终是这副样儿，依小奴看来，此事原也容易，竟不必用什么媚药，只要引诱她到了圣上寝殿，圣上自去挑动，臣下的妻儿一来震于圣威，二来乐得顺从，得沾圣上雨露，哪有不马到成功的理？准备携手上阳台好了。”骏帝听了觉得甚是合理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须要怎样的话儿去引诱石美人进朕的寝殿？”小环道：“此事不难，由小奴办理好了。圣上无事，不妨先至寝殿等候，小奴自会送上玉人给圣上消受。”骏帝便欢然而去，小环也到了显阳殿外，远远的站着，等候石氏出殿。

且说石氏在路太后殿中闲谈了一回，见将近午刻，便向太后告辞，太后坚留石氏午膳，石氏称谢谨辞，太后也不强留，石氏便娉娉婷婷的走出了显阳殿。正想绕道出宫，小环早已抢步上前，笑盈盈的道：“这位敢是石夫人？”石氏站定姣躯，见面前一个宫女，生得也有六、七分姿色，白生生瓜子脸儿，微有点细白麻儿，小小樱桃朱红一点，细零零的一个小身材，显得玲珑活泼。石氏也含笑道：“姑娘正是。”小环便道：“皇后王娘娘见请夫人有话面叙。”石氏听了好生诧异，暗想，我与王娘娘素未会面，有甚话儿邀我面叙？只是她既遣了宫女前来相请，不便推辞，只得由小环前导，随后相从。三个转，四个弯，走到了一所宫前，小环便站定了道：“石夫人请进去便了。”石氏抬头一瞧，见宫门上面的“燕安”两字，不觉诧异道：“此处乃是寝殿，难道此刻王娘娘还未起身不成，想是姑娘误走了。”小环听了石氏的话儿，暗叫一声苦也。这个雌儿，倒也识字，只是她已到了此地，还怕她插翅飞去，便不由石氏分说，猛的将石氏推进了寝殿，即将殿门拽上，嚓的一声，门外已上了锁。小环却依旧站在门外等候。

石氏被小环出其不意推入了寝殿，便知事有蹊跷，她原是个很有机智的妇人，当下便镇定了心神，静待发生变化，再作对付的打算。这时已见牙床背后，走出一个人儿，笑吟吟的走上前来。石氏一瞧便是骏帝，心下已明白了五、六分。只见骏帝到了



面前,即道:“石夫人莲轩惠然下降,真是朕躬莫大的幸事,想是三生石上早订良缘,今日便可一偿宿盟了。”石氏见骏帝一开言便是无赖口吻,暗想这般光景他竟要白昼宣淫了,不如且用缓兵之计,暂免一时,再图脱身的法儿。当下便佯作媚态道:“蒲柳贱质,怎生有此福分。”骏帝听了暗想,原有这样容易,她竟千肯万肯了,顿时心花怒放,便想伸手去携石氏的玉手同上牙床。好一个石氏,身子微退了两步道:“圣上何必急促于一时,还惧臣妾飞去不成?依了臣妾的下见,觉得当天白日,未免难堪,并且臣妾也没有薰香沐浴,遽与圣上鱼水,有秽圣躬,不如待妾即在宫中洗个浴儿,候至晚上,臣妾自当伺候圣躬,谅来圣上也不是个急色儿,耐不得半天工夫,偏欲急于一时,反使臣妾见笑了。”骏帝听了石氏一番的婉转话儿,一时倒不便真做急色了,并且石氏并不要出宫,连洗个浴儿都说在宫中,可知她不是推诿,也许白日作这般勾当,不免格外害羞,当下便道:“既是如此,朕躬便依了夫人的话,入晚与夫人作乐好了。”

石氏见骏帝已坠入计中,便也媚笑道:“这才是圣上的洪恩,臣妾敢不感激。”骏帝却用手指儿在寝殿门上轻弹了三下。门外的小环,好不诧异,今天的圣上怎会这般不济事,一霎儿已完了。当时开了锁儿,推门进去。石氏见了小环,心中好不怀恨,只是未离虎穴,不便发作,暂时按住了怒气,装作一脸笑容,不待骏帝开言,径上前携了小环手儿,轻轻的附在她耳上说了几句话,又回过头来,笑对骏帝道:“圣上,臣妾去洗浴了。”小环见骏帝点头而笑,便和石氏走出了寝殿,送她出了宫门,任她回去。

小环回进里面,见了骏帝便笑道:“圣上今天怎也不济事,好不羞人。”骏帝道:“尚未真个销魂,怎说朕躬不济。”小环惊道:“既未巫山云雨,怎放石夫人回去洗浴?”骏帝跌足道:“谁让她回去?”小环道:“方才石夫人对圣上道洗浴去,圣上如何点头含笑,不加阻止?”骏帝道:“朕还当作她在宫中洗浴。”便将石氏说的话一一讲给小环听了。小环叹了一口气道:“完了,完了,小奴与圣上全被她瞒过了。方才石夫人附耳对小奴道言:‘已被圣上所污,刻欲回家洗浴,入晚再来伺候。’当时石夫人便向圣上道了声去洗浴了,小奴还当作圣上任她回家洗浴,便送她出了宫门。如今鸟儿出了笼,休想她再投罗网了,横竖圣上已有三位公主相待,便赦了这个石夫人。”骏帝懊丧了道:“朕躬万想不到,反着了她的道儿,连你这般机巧,今天也中了计儿,她既是如此,朕偏不愿放她过去,无论怎样,定要使她与朕并枕一回,才肯干休。小环可儿,你还须想个上上策儿,报仇才是。”小环摇头道:“若在宫门之内,不是小奴夸口,任凭哪个,终脱不了小奴手掌之中;如今在宫门之外,小奴只得谨谢不敏,只好由圣上自作主张,想个法儿,使石夫人拜倒在圣上面前了。”骏帝凝神累索了一回,蓦地哈哈笑道:“有了!有了!”正是:

已纵飞鸟投林去,庇事还须张网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存心纵欲贞妇魂飞 有意成仇藩王家破

话说骏帝哈哈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小环便道：“圣上有了什么妙计？”骏帝道：“朕想起来了，石氏为侍中杨顺的妻室，朕便向杨顺索取，他若敢道个不字，朕索性先杀了他，将石氏抢进宫中，怕不给朕受用。”小环皱了皱眉儿道：“照了这样做去，不免传扬开来，受人议论。”骏帝勃然道：“谁敢多言，先斩了他的头儿。”小环见骏帝有些不悦，她便默然不语，任凭他去胡做。骏帝即命内侍传侍中杨顺进见。不多时刻，杨顺已应召而至，见了骏帝，骏帝便道：“汝妻石氏，适间在显阳殿，言语冲撞了太后，竟不别而行，朕念她女流无知，一时失检，故特召汝入宫，快去嘱咐石氏，命她速即进宫，向太后谢罪，也就是了。”杨顺尚未知内里情由，听说石氏胆敢冲撞了太后，急俯伏地下道：“臣妻出自小家，罔知礼节。幸圣上英明，念她女流，不加罪责，臣当敬遵旨意，命臣妻进宫谢罪，一听太后发落便了。”骏帝道：“太后仁慈，决不难为尔妻，汝快去吧。”杨顺谢了骏帝，出宫回家。

见了石氏。好不愤怒，便诘责石氏：“怎生大胆，竟敢冲撞太后，如今圣上有旨，命你入宫谢罪，速即前去，不得延误。”石氏听了惊得花容失色，遂且泣且诉，一一的情形，全说给丈夫听了。杨顺方始如梦初醒，好不惶急，要是违旨不去，骏帝便要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们夫妇身上，要是让石氏进宫，明明是送入虎口，一任昏君玷污，自己也对不起石氏，就是石氏，谅也不愿进宫。这时石氏见了杨顺焦急的样子，不禁姜然下跪道：“官人宽心，贱妾拼了此身，入宫去见那昏皇便了。”杨顺明知石氏此去，决不肯受污，定遭惨死，不禁泪下如雨，也跪了下去道：“不如待下官弃了官儿，与汝一同逃走。”

正在话间，家人进内报道：“宫中有宫女两名在外，用了宫车来接夫人。”石氏一咬银牙，对杨顺道：“贱妾去了，官人珍重。”话毕便出了府门，径登宫车。到了宫门停下，即由两名宫女，导至了骏帝面前。骏帝好不得意，嬉笑着道：“石夫人，你的芳体，想必早已洗净，来、来、来，朕和夫人要践约了。”话毕，便上前来拽衣袖。

石氏袖儿一拂，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指了骏帝道：“伦常礼义，怎可忘了；臣下之妻，岂君可辱。妾此次应召而来，早已存了必死的决心，已无生还之理，圣上若能幡然改过，不加凌辱，不仅贱妾深感圣恩，即是皇宋山河也不致沦亡；若定欲见辱，妾一死不足，惜皇宋山河眼见要断送在昏君的手里了。”石氏将骏帝一番辱骂，换了别个皇帝，早已大发雷霆，偏是骏帝反哈哈大笑道：“石夫人一怒，丰致更见绝色，不要说皇宋山河因卿断送，就是朕躬性命因卿而亡也是值得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石氏见骏帝这般厚颜，激怒他不成，暗道一声“罢！”一头向柱上撞去。



说时迟,那时快,石氏娇躯已被一人自后抱住,石氏回头看时,便是那个小环。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,石氏便破口骂道:“没廉耻的贱婢,助恶作奸,我生不能食尔的肉,死了却不放你自在!”小环毫不动怒,只微微含笑,石氏正想挣脱,小环却伸出右手,向怀里很迅速的拿出一件东西,向石氏嘴鼻上掩去。石氏只闻得一缕异样的香味儿,直冲进脑门,便失去了知觉,恍如死去的一般。便由小环等扶上了牙床。骏帝拍手笑道:“还怕她飞上天去,环儿真是可人。”原来小环早知石氏激烈,此次入宫,定不肯曲意从顺,她便取了迷魂药儿藏在身边,到了此时,便取出使用,任凭石氏怎样抵抗,一闻了迷魂药儿,休想再会动弹。以下的事儿,小子也不忍写了,无非一个清清白白的石氏,在那不知人事的当子,受那淫君的玷污罢了。

等到石氏的药性过去,醒过来时,自己已是一丝不挂,睡在锦被之中,明知受了污辱,不禁掩面痛哭。这时室中,静悄悄一个人儿也没有,原来骏帝尝了肉欲之后,他便抽身而去,只剩两个宫女守在门外。石氏见室中无人,身已受辱,便起了自尽的念儿。那时天已昏黑,石氏便将锦被的被夹撕成了几条,一条条接了起来,即在牙床上面的床柱上,扣成环儿,踏上床栏,套入粉颈,一双小金莲离开了床栏,便悬在空中了。不多时候,石氏的一缕芳魂,已脱离了躯壳。等到宫女们入内上灯,瞥见石氏赤条条吊在空中,急忙报知骏帝。骏帝见了,倒也十分不快道:“朕竟害了她了,急命宫女们抬了下来,好好安殓。”此后便不准小环再用迷药。

小环也忽忽若有所失,精神错乱,不多几天,小环也就一病身亡。骏帝甚为痛惜,从此失去了一颗心腹。有人道:“小环的死,系被石氏阴夺其魄。”小子对于迷信话儿,向不愿提倡,小环的死,也许因石氏自尽之后,深恐石氏向她索命,便惊悸成疾,精神错乱,才致死的,不见得真有石氏的鬼魂向小环索命的事,这且不提。

且说骏帝自小环死后,全仗静仪等三姊妹轮流承欢。只是骏帝私通从姊妹的事,此时却流传到了外面,早已物议沸腾,俱道圣上荒淫。不多时,传到了出镇荆州的南谯王义宣耳中,自己女儿竟被骏帝淫污,怎不教义宣愤怒。这时,恰巧有个雍州刺史臧质调任到江州,臧质自恃帮助了骏帝,同起义师的大功。骏帝即位之后,却不将他重用,他不免怀恨在心头。如今探知南谯王义宣因女儿被淫,也在反对朝廷,臧质原与义宣儿女亲家,因质女镜影为义宣儿子采的妻室,质就暗暗修书与义宣,挑他起兵,进窥建康,彼亦当率兵相助,愿效前驱。义宣本在怀恨朝廷,经臧质一激,便暗行向四处接洽。原定到了秋凉,一同举事。哪知豫州刺史鲁爽与臧质已贸然兴兵,义宣也只得仓促从事,一同发难。

消息传到了骏帝耳中,好不惊慌,他因义宣兵力强盛,便欲让去皇位,自愿迎义宣为帝。一般诸王大臣也没有主张,独有竟陵王诞,反议道:“义宣兴兵犯上,妄动干戈,师出无名,定难幸成,不如遣将迎敌,一决雌雄,怎便以大位拱让他人。”骏帝本无成见,遂止让位之举。即命领军将军柳元景、左卫将军王玄谟等,会师往讨义宣。

这时,已有益州刺史刘秀之不附义宣,径率军暗袭江陵,雍州刺史朱修之又佯附义宣,暗中仍通使建康,待机发动。义宣认修之真心归附,也不防备他了。直至以后义宣传檄,命朱修之出兵接应,修之按兵不动,始知修之并不真心归附。便命司州刺



史鲁秀率兵攻打修之，不多时日，已是刀兵四起，遍地烽烟。直到义宣各种的军马失败，义宣伏诛，才告呈平。骏帝自义宣死后，便将他的女儿，尽行召入了后宫，静仪、静婉、静贞三姊妹更是不必说了。就中尤以静仪最得骏帝欢心，日夕相依，宠冠后宫。后来竟产了一儿，骏帝越发欢喜，替静仪的生儿取名“子鸾”，排行第八，封静仪为淑妃。但是究竟是个从妹，不能直说出去，便算了殷琰的家人，没入义宣家，由义宣家又没入了宫中，便封为殷淑妃，这种异想天开的张冠李戴也亏他们想出。只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又怎能掩得尽世人的耳目，这且不提。

话说宋主骏自诛了义宣，志在集权，不欲柄归臣下，便不时的压制诸王，凌逼大臣。哪知越是专制，反对更是激烈。一般臣下，原已做了宁人息事，不敢有丝毫跋扈的举动，只有皇弟竟陵王诞，讨逆邵的时候，已在义师之列。此次讨义宣时，他又是独力主张出征，讨平了三大镇。骏帝便进封诞为太子太傅，领扬州刺史。偏是诞也不是个安静人物，自恃功高，便甲第连云，穷极奢华，巧置园林沼，更是华美非常。又招募了不少的精壮汉子作为卫队，甲仗鲜明，震动一时。骏帝在此使行专制的时候，本已疑忌甚深，如今探知了竟陵王诞这般情形，哪得不要防范。便一再调镇，最后使诞为南兖州刺史，更派仆射刘贤琛镇守南徐，暗行监视。

到了改元大明的第三年上，竟陵王诞果蠢然思动，修理城池，整顿甲兵，预备与骏帝争个高下。参军刘智渊窥知诞军作乱，他便托故回都，向骏帝告密。骏帝便暗行戒备，静候诞的反迹一露，即欲奉兵征讨。这时诞却狂妄愈甚，私制帝舆，万分精美，常乘舆率了卫队周行市中。又听信了术士屠伯阳的话，用蛊惑的术儿诅咒骏帝，便有吴郡的刘成、豫章的陈淡之先后上书告变。骏帝即召台臣，劾诞罪恶，撤去南兖州刺史，降爵为侯，令他回都，另命义兴太守桓闾为兖州刺史，拨给羽林军三千人，出诞不意，袭取南兖州。

不料事机不密，诞早已得了消息，已是准备就绪。适至那日天明的时候，桓闾叩城，不提防诞已领兵杀出。桓闾原是袭人来的，哪知反被人袭，一时措手不及，立被杀死。三千羽林军也杀得四分五散。

骏帝得了报告，便命沈庆之统兵讨逆，并飭豫州刺史宗慆、徐州刺史刘道隆一同会师广陵城下，限期破城。三人的兵马到了广陵城下，立即进攻，竟陵王诞几次出城迎敌，终是屡战屡北，没打过一次胜仗，诞只得据城固守。这时骏帝即连连催促庆之从速破城，生擒竟陵王。庆之便督诸军，奋勇攻城，便攻破了城池，杀进城内。诞见大势已去，只想逃命免死，便逃至后花园中暂避，为裨将沈胤之所见，上前追拿。诞飞奔图免，也是命该绝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失足坠在池中，当下被官军牵出，枭首送京。诞母殷氏，妻徐氏俱自尽而亡，诞子景然初时幸得避匿，而后不多几天，仍被官军所获，难免一死。好好一个竟陵王不做，妄想蠢动，便做了第二个南谯王义宣，弄得家破人亡。这且不提。

话说骏帝自从征平竟陵王，更是猜忌臣下，狎侮大臣，更兼又是声色货财，赌博纵酒，无一不贪。一班臣下，深恐直言见罪，一个个不敢忠言纳谏。正是：

知机莫作忠言谏，烦恼皆从开口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 泣血椎心狸猿归艳骨

酒绿灯红，笙歌四座，宫娥内侍，一个个传菜送酒，川流不息的奔走，好不忙碌。原来宋主骏帝嫌旧日的宫殿卑陋狭小，不畅于怀，便鸠工建造了一殿，朱梁画栋，穷极精工，题殿名曰“玉烛”。这天是玉烛殿落成之日，骏帝便在晚上大开宴度，召百官饮宴，一般臣下，谁敢不至，琼筵始开，笙簧并奏。骏帝居中一席，南面高坐，右首里坐了个宠妃静仪，便是义宣的女儿，冒称殷淑妃的。左首里坐着一个不承宠的王皇后，其余几个心爱的妃嫔和静婉、静贞等，也列在下座陪饮。一时传杯弄盏，好不尽兴。饮了一个更次，百官个个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便纷纷离座，欲拜谢告辞。

只听得上面一个内侍高传帝旨道：“圣上传谕百官，今夕须各人尽兴，不醉无休，失仪勿责，幸毋推辞。”百官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暗暗叫苦，只得硬了头皮，重又入座。有几个便佞谄谀的官儿，听说失仪勿责，正中心怀，乐得畅饮尽醉。只苦了几个端肃持重的大臣，一般不善饮酒的人儿，勉强陪座，好不难堪。还有那个正宫王皇后，她原是不愿与宴，此刻便离宫告辞。骏帝本嫌她在座碍眼，巴不得王皇后早些退席，便一任她回去。

骏帝此时已有了五六分酒意，又要显出狎侮大臣的手段，便指了金紫光大夫五玄谟呼为老伦，又指仆射刘秀之呼为老慳，侍中颜师伯齿向外露，骏帝便指为龞。其余短长瘦肥、黑白妍媸，一个个俱有定评，起了绰号。一般臣下，都是莫敢如何，只有含笑承受，累得殷淑妃和一般妃嫔都掩了樱桃小口，吃吃的暗笑。骏帝好不得意，连浮了数大白，更有三个骏帝信任的宠臣，三个都是南台侍御史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一个叫戴法兴，一个叫戴明宝，一个叫巢尚之。这三个人儿都是胁肩谄笑，能谀善颂的宝货，又是狼狈为奸的同志。这时见骏帝欢悦的当子，便一个个去捧觞上寿。骏帝也欣然进酒，不免又增加了几分酒意，便命法兴执了壶儿，明宝捧了一个能容斤酒的酒卮，尚之却由骏帝授与了一支金漆杖儿，嘱他们三人到每席上面，每个人儿各进三卮，不得延迟。又命宫女们相替击鼓，若有三通鼓，歇三卮酒却还没喝完的人儿，尚之即加杖击，直待饮毕，方可停杖。骏帝这个玩法一宣布，一般不善饮酒的臣下，怎不着慌，便会齐了俯伏在殿下，求骏帝豁免。

骏帝原要作弄不会喝酒的臣下，哪肯饶恕他们。这些人没法，只得苦着脸儿，依旧坐下，拼却一醉也就是了。鼓声起处，法兴等三人逐席行去。不多时，受杖的人已有几个，笑得殷淑妃倒在骏帝怀中，静婉、静贞与嫔妃宫女们等，也是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。等到合殿的席上行遍，呕吐狼藉的人儿，东起西应，此停彼吐，也有几个竟醉得





人事不知，睡倒在地上。

殷淑妃见了这般光景，才婉言道：“群臣量浅，乞圣上饶恕了他们。圣上也好停酒进膳了。”骏帝此时，已是尽兴，更兼殷淑妃进言，哪忍不听，便传命撤席，百官各退。除留下了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三人之外，又留住了一个媚事希宠的人儿，便是那个露齿的侍中颜师伯。原来师伯曾做过一任的青冀刺史，收拾所得资财，不亚千万缗。内调了侍中，骏帝也知他富有，此夕便留下了他。等到席终撤筵，即于彼等呼卢喝雉，豪赌起来。偏是师伯的赌运亨通，十有九赢，把个贪才好货的宋主骏帝输得额汗淋漓。师伯见了暗暗好笑，一个转念，却想着不妙了，要是再赢，深恐骏帝发急，便重重的下了一注百万缗。骏帝笑道：“朕躬此次定要赢你了。”话毕，举手一掷，恰巧得雉。骏帝好不欢喜，满想这回赢定了。哪知师伯随意掷出，居然得卢，骏帝急得失色。好一个颜师伯，不慌不忙的敛了子道：“几乎得卢，险些叫圣上受输，如今臣却输了百万缗，圣上鸿运，究非臣下所能企及。”骏帝明明输了，如此一来，反变作了赢家，贪财的骏帝怎不要大喜过望。随即停止，不再赌了。师伯和法兴三人便也告辞而去。骏帝即将赢得钱儿分赐殷淑妃与静婉、静贞等人，这晚便与殷淑妃留宿玉烛殿不提。

从此，骏帝便想出了一个敛财的方法，每经二千石的刺史，还都卸职，调为了内任，便招入玉烛殿，通宵赌博，必将臣下的钱财尽数倾囊才肯放他出去，却将所得的钱财又任情挥霍。如此的帝皇，简直成了市井的无赖，说也可叹了。只是花不常好，月难时圆，人生在世，怎得永无缺憾，尽过着逍遥的日子。骏帝虽是贵为帝皇，威震臣下，声色歌舞，任意作乐，似乎人间缺憾，再也轮他不到。哪知冥冥之中，偏却使他生个缺憾了。

原来那年的晚春三月，艳阳天气，芳景宜人。这一天傍晚的时分，骏帝与他心宠的殷淑妃在花园中间游了一会，便想回宫。行经碧桃花下，殷妃见风儿过处，碧桃花片，便狼藉了一地。殷淑妃触景生感，不禁微微的叹道：“无计留春住，花儿都飘零净尽了。”骏帝见殷淑妃惜花起感便道：“朕躬想与爱卿即在碧桃花的下面设席饮酒，一来为卿解闷，二来借作凭吊花神，爱卿你道如何？”殷妃含笑点头。骏帝即命内侍设席花前，和殷妃小酌。不多时，一轮明月照澈园中，殷妃索性命宫女将席上的风灯一齐熄灭。骏帝笑道：“熄了倒好，越发的幽静凉爽了。”殷妃这晚格外喜悦，便也多进了几杯酒儿。骏帝见殷妃欢心，更是有兴，两人谈些风月，观赏花木，浑忘了夜深露重，寒侵衣袖。这时，猛的一阵寒风吹将过来，碧桃花片簌簌的飘下，落满席上。殷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方觉身上冷了。散云一片，又遮住了碧月，更见得阴索索了。殷妃便对骏帝道：“夜深了。”骏帝点头道：“朕与爱卿同至玉烛殿去安息吧。”话毕，即携了殷妃玉手，缓缓而行。

骏帝见殷妃粉颊通红，宛似霞烘，知她已是醉了。殷妃醉眼惺忪，微笑向骏帝道：“妾双足的力儿，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骏帝便道：“朕使宫女扶持爱卿可好？”殷妃头儿一摇头：“不要她们扶持，圣上……圣上你……”骏帝见了这般娇憨模样，好不心醉，便笑道：“待朕躬亲来扶持可好？”殷妃輶然一粲，一个娇躯倒在骏帝的臂弯上面，一只右手却钩住了骏帝的颈儿，一个蛾眉臻首倒靠在骏帝的肩头，她已浑身儿不自做主。骏



帝便一步步的将她扶到了玉烛殿寝塌上面睡下，也累得喘息微微。不多时，双双进了锦被，光儿浓于酒，不免寻欢过度。

到了明天，殷淑妃便头痛身热，咳呛心烦的卧病在床，从此一天重似一天。急得宋主骏帝日夜不宁，饮食无心，千方百计的延医服药，终如石沉大海，丝毫没有起色。殷妃的二妹静婉、静贞便私向骏帝奏道：“殷妃起病的上一晚上，不是和圣上在园中花下饮酒，不要冲犯了什么花神，还请圣上召了巫师，在园中祈祷一番，也许殷妃的病儿从此轻减。”骏帝此时，只要有人想出法儿替殷妃减轻病势，无有不允的理。如今听了两姊妹的话倒也有理，急召了巫师到园中去祈祷。骏帝便亲入园中诣香祝告，哪知忙了三日，殷妃的病势不但见减，却又加重了几分，竟奄奄一息了。骏帝越发坐卧不安，精神颓唐。

殷妃的病儿，捱延到了四月初四的那天，殷妃自知不起，便含泪对骏帝道：“臣妾福薄，不能永侍圣躬。妾死之后，圣上当以国事为重。切勿悲伤，致伤圣躬，妾在九泉更是不安，妾子子鸾，还望圣上加意善视。”殷妃话毕，不多时竟摒弃了宠爱她的骏帝，一瞑不视了。

骏帝哭晕了几次，比死了爹娘更要加上几分，便追封为贵妃，予谥曰宣，埋于玉龙山下，立庙皇都。出葬的那一天，特给肩輿车载奉灵柩，公卿百官、嫔御六宫，排班执引，素服举哀，送丧的人数不下数千人，几比帝后发丧还要烜赫。骏帝自己也送至了南掖门，方始回宫，又饬给事中谢庄作哀策文。谢庄夙富文才，善于弄笔，奉了骏帝的命儿，便洋洋洒洒的做了一大篇，缠绵悱恻，抑扬尽致，真是做得非常哀艳，可歌可泣。谢庄做好之后，便呈进宫中。骏帝悼亡心切，偃卧在床上悲伤，内侍便将谢庄呈进的哀策文呈现与骏帝，且阅且泣，及至全篇阅毕，枕席上泪痕殆遍，便坐起道：“不谓当今之世，尚有此种人才！”当下即将哀文颁发，勒石飨墓，一时轰动了都下人士，竟相传写，谢庄的才名更是飞扬遐迩了。

骏帝因殷妃临终的时候，嘱其善视子鸾，此时，便进子鸾为司徒，加号抚军。这时子鸾的年龄才只六岁，独邀异数。骏帝又命谢庄为抚军长中令左爱儿。骏帝的对于殷妃，真所谓无微不至了。

骏帝自从殷妃死了之后，终是念念不忘，悲蛋不已。后宫佳丽原也不和绝色的美人，可是骏帝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终觉得此外妃嫔，无一个当意。更不愿意瞧见静婉、静贞两姊妹，皆因一见了两姊妹，更想起了殷淑妃静仪，越发要悲伤了。就是静贞、静婉两姊妹自殷妃死后，也闷闷不欢，疾病时侵，不多时也先后病死。骏帝得知了，愈觉凄切万分，做了刘的郭奉倩、悼亡的潘安仁，渐渐的情思昏迷，不亲政事。

小子不是在上面说过的吗，花不常好，月难时圆，人生在世，怎得永无缺憾。像骏帝这般威震臣下的一个雄主，也会为了一个心宠的殷妃死了，造成他一个大大的缺憾，卒致因此身亡。可见天道忌盈，原是不错的。且说宋主骏帝为悼亡念切，捱到了大明八年的夏季，便一病身亡。在位共十一年，年只三十五岁，遗诏命太子子业嗣位。那个子业却是正后王氏所生，又是一个荒淫虐暴，强爷胜祖的昏君。正是：



荒淫有后称跨灶，国计民生更大难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破镜重圆终遭破镜 白寺不玷克保白圭

话说骏帝病歿，遗诏嗣太子子业即帝位。在骏帝存时，已知子业狎幸群小，因此常受诟责，屡欲废立，改易爱子子鸾为太子，幸亏侍中袁颢几次力争，谓子业能改过自新，方得无事。如今即了帝位，入承大统，临丧的时候，面上没有丝毫戚容，依旧专与宦官宫妾任意取乐，朝中的事情仍由一对好货戴法兴、巢尚之两个人专权弄政。三个月之后，皇太后王氏，也患病颇重，子业却整日的纵淫作乐，皇太后那里，他竟脚指儿也不到。等到王皇太后自知不起，便命宫女召子业进去。哪知子业摇头道：“将死的人，房中定然多鬼，朕如何能好去探视？”竟回绝不去。宫女愤愤而回，径老老实实的告给王皇太后听了，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恨恨的道：“快去替我取把刀来，待我剖了肚子看看，怎会生出这样的好儿子。”宫女们慌忙劝慰，试想一个病重的人儿怎禁得起气愤，不多时便一命呜呼了，子业哪在心上。

过了一年，昏淫的子业，居然也要效学乃父骏帝，志欲集权，不愿柄归臣下，想亲裁庶政了。偏是不识时务的戴法兴，意为新君年幼可欺，便事事在旁掣肘，狂暴的子业怎不怀恨在心。恰巧内侍华愿儿也与法兴不睦，窥知子业怀恨法兴，他便乘间进言道：“如今市井流言，都道戴法兴为真天子，圣上为假王子，圣上静居宫中，外面的事儿甚少接洽，法兴又与太宰柳元景、颜师伯串通了一气，一切事儿都由三人任意做去，内内外外的人儿，无不畏服。常此以往，圣上若不速作主裁，恐怕此座非圣上所有了。”子业本已疑忌法兴，如今受了华愿儿的危言一激，便新书敕诏，赐法兴死，又将与朋比为奸的巢尚之官儿革去。不多几天，又下一诏，调颜师伯为左仆射，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右仆射，师伯所有旧领兼职尽行撤销。这样一来，朝廷为之一震，意为新天子却有些威势，倒也未可轻视。其实子业哪有这付心情能耐，还不是华愿儿等一般宵小，欲攫取大权，替他出的主见。那时元景、师伯两人已知被子业所忌，便密谋废立，想声明主恶，请出路太皇太后命令，废去子业，改立太宰义恭。也是合当两人晦气，偏去与始兴公沈庆之商议。

庆之却与义恭不洽，还当此事由义恭起意，并且他又恨颜师伯平时遇事专断，从未与彼商议，乃一面佯为应允，一面却密表宫廷。子业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好不愤怒，便悄悄的亲率了羽林军，将义恭的宅第密密围住，突然杀进，将义恭杀死，四子也同时被杀。义恭被杀了，也不知杀的由来，真是冤枉。颜师伯与柳元景更是不消说的，当然难逃性命，连子弟数十人也一并被杀。



事定之后,子业便改元景和,受百官朝贺,加封文武,从此子业更是毫无忌惮、肆意荒淫,又因后宫妾媵虽多,却少千娇百媚的美人,顿时想着一个人儿,阅者知道是谁?便是皇姊山阴公主,也是王皇后所生,闺名楚玉,已嫁于驸马都尉何戡为妻,生得却甚姣艳。子业想起了她,便召入了宫中,不顾姊弟名分,居然颠鸾倒凤,似夫妇一般。原来山阴公主性本淫荡,只图纵欲,早忘廉耻。姊弟成奸之后,便留居深宫,不归府第。她的丈夫驸马都尉何戡,好端端的一个娇妻,平空给子业占去,怎不要咬牙切齿,便暗地畜养死士,将乘机杀死子业。哪知事机不密,反被子业先得了风声,便与山阴公主商量停当,当晚一辆宫车送山阴公主回转了府第。公主见了何戡,掩面悲啼道:“孽弟荒淫,恃强污辱了妾身,本拟自尽一死,只因未与将军诀别,始含垢忍辱,到了现在,得复归将军府第,虽死也无遗憾了。”话毕,径伸手抽取何戡佩剑,作势自刎。何戡见山阴公主归来,愤火中烧,本拟拔剑杀她,后见公主掩面娇啼,宛转陈词,心肠早已软了。及至公主拔取他的佩剑意欲自刎,何戡哪知是假,怎舍得娇滴滴一个妻房,死在自己的面前,慌忙夺住了宝剑道:“公主休得如此,我也深知公主受了委屈,这都是昏皇的不德,与公主无干,如今既已归来,也不必提了。”

公主见何戡已是中计,却还撒娇的只顾要死,慌的何戡连连安慰,她方破涕为欢。这一夜何戡重圆破镜,好不开怀。哪知才过得三天,忽报何戡暴病身亡,公主料理过了丧事,早又翩然入宫,从此便不再回府第了。至于何戡如何得了暴病而死,阅者多是明眼人,还用小子声说不成?早知是子业和山阴公主商量停当的毒手段了。

只是山阴公主再进宫门之后,她忽又闷闷不乐起来。子业见她柳眉不展,杏眼含愁,便问她缘故,哪知她说出一番话来,竟是破天荒的奇谈。她道:“妾与圣上,虽有男女的分别,只是一般的托生帝皇之家,怎的圣上却六宫嫔妃,美女如云,供给圣上一人快乐,妾却除了圣上之外,便不能有所增加,似乎太觉不公平了。还请圣上体恤妾心,替妾作主。”这一番话儿,要是给别个人听了,至少终要给她一个唾面,骂声无耻。偏有别具心肝的子业,反哈哈大笑道:“皇姊之言,十分有理,这也一些不难,三日之内定叫皇姊开怀。”子业便与华愿儿说了,叫他挑选美男子三十人入宫去侍奉山阴公主。华愿儿奉了意旨,便在三日之内,选到了三十个身子精壮,面貌秀美的少年带入了宫中,与山阴公主受用。一般的轮流取乐,值夕承欢。在三十个美男子当中,却有一个唤做颜璧的,皮肤白皙,姿容更美,又是身材娇小,口齿伶俐,绝似一个小女子模样,因此最得山阴公主的欢心。

有一天的傍晚,子业撞到公主那里,正值公主和颜璧为乐方罢,拥在锦被里面休息,子业径上前揭开了锦被,一对白羊般的人,早映入了眼帘。子业见颜璧生得唇红齿白,面如傅粉,体若羊脂,好不动兴,便勾住山阴公主的粉颊,附耳细语了一会。公主的头儿只是摇个不停,两个耳环恍如经风的柳条,晃个不住。子业却只管腻着不去,又附耳细语了多时,公主便也附在子业耳畔说了一番话儿,子业只是点头不迭道:“一定替你办到,你终须应许我了。”公主便也点头一笑,即勾了颜璧头儿,也与他俯耳说话,颜璧不禁飞红了双颊,低了头不作一声。等到山阴公主结束衣衫,含笑下床,那个子业已是一咕碌的钻入锦被。公主替他们放下罗帐,便走了出去。以下子业和颜



璧两个在锦被中如何如何，小子委实不愿意写了。

到了明天，子业便召吏部侍郎褚渊入宫，令他入侍山阴公主，这便是公主和子业的交换条件。公主割爱了颜璧，便要求一个褚渊。原来褚侍郎长身玉立，风姿濯濯，另有一副动人的气宇。山阴公主久存了染指的心，终因他是一个侍郎，不便指明索取。如今得了褚渊入宫，好不喜悦，便殷勤设宴款待褚渊。山阴公主便浓装艳抹，亲自把盏，眉挑目语，卖弄风骚，一支小金莲不时的去勾动褚渊的靴儿。

好一个坐怀不乱的褚侍郎，只是目观鼻，鼻观心的端坐不动，任凭山阴公主挑逗，他只是假作痴呆。山阴公主还当作褚渊面嫩，便将宫女们尽行打发开了，才盈盈的坐在褚渊下肩，勾住了他的颈儿，呷了一口美酒，送过小樱桃，凑到褚渊口边，想哺酒与褚渊。褚渊依旧咬紧了牙关，闭住了唇儿，只是不动，宛似一尊石像。公主好不纳罕，天下哪有这般呆鸟，就口的馒头，竟不要享受，难道是铁打心肠。这一天公主却空费了一片的蜜意柔情，终引不动褚渊。一连几天，任凭山阴公主软语甘言，褚渊还是如醉似痴，不去领略温柔风味。公主见褚渊这般光景，几次要发怒逐他出去，终觉不舍这只肥羊，便又忍了下来。去与子业商议，叫他想个使褚渊顺从的方法，子业指着公主笑道：“怎这般不济事，送上门去的好味儿，倒会变做闭门羹。”公主苦笑道：“你还不知他的人，竟似铁石一般硬的心肠，我也够苦了，竟白费了许多好心。”子业便道：“软哄不成，硬吓也得吓上了他。”公主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一个法儿”。

山阴公主便回到自己宫中，又勾引了一会，她即佯怒道：“褚渊匹夫怎的这般不识抬举，你若再不顺从，便要将你杀死了，你细细的想上一想，还是吃刀的合算，还是风流的合算？”哪知褚渊听了，依旧一百个不开口。山阴公主还是不成，愤愤的去告知子业，叫他处治褚渊。子业道：“且慢决裂，朕再替你想个计较，你不妨回去，命人将他的衣裤剥去，让他睡在被中。你也脱了衣服，钻入被中，搂住了他，用些媚功夫，还怕他不成就了好事。”山阴公主得了子业的妙计，便欣然回去，如法泡制。好一个守身如玉的褚侍郎，任凭山阴公主纵体入怀，百般抚摩，他只是瞑目入定，如死去了一般。山阴公主到了此时，便也死心蹋地绝了痴念，顿改变了面皮，将褚渊侍郎一顿乱棒打出了宫门。褚渊侍郎出了脂粉地狱，即日辞去了官儿，归隐去了。

山阴公主自从为褚渊不从所欲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便不愿再招外人入内，即将先前的三十人更番行乐。只是山阴公主多了三十个面首，子业反不能够时时与公主淫乐，便与公主发话道：“皇姊由弟设法，偿了你的心愿，如今后宫佳丽没有一个胜过皇姊，我欲与姊交欢，每无虚席，你也得替我寻一个代替的人儿，凭我寻乐才好。”山阴公主听了，倒也不错，便道：“你且莫急，待我想来。”她便思索了一会，忽的一笑道：“她不很好？”接着又皱了眉儿道：“照理使不得，恐她还不肯。”山阴公主忽笑忽愁，一个儿自言自语，把站在一旁的子业等得不耐烦了，即道：“她是谁？你且说了出来。”公主便说出一番话儿，顿教宫廷里面生出一件艳事。正是：

为谋蜂蝶寻花计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鸳鸯遭打散 风狂雨暴莺燕尽摧残

话说山阴公主，替子业思索了多时，陡的想起了一个人儿，便笑对子业道：“美人儿却想起了一个，只是有夫之妇，生得倒要胜妾十倍，真是天仙化身一般，圣上谅也知道的，一时想她不起罢了。要是早想着了，早已搂在圣上怀中。”子业见公主说了多时，依旧未将美人的姓氏表白，好不心急。慌道：“好皇姊，快些说出，究是谁家的美人，再不要遮头瞒脚了！”山阴公主却故意捱延，偏不立刻说明。累得子业宛似热石头上蚂蚁一般，盘旋不定。连连的打躬作揖，恳求公主。

公主才用手指儿一触子业的额角道：“糊涂透顶的冤家，你忘了嫁给宁朔将军何迈的她了么？”子业笑得打跌道：“是了是了！给你一提起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太祖第十个女儿新蔡公主，还是我的姑母。不错，是的。鹅蛋儿，又白又嫩，身条子是不长不短。她最动人的剪水双瞳，真是勾魂夺魄。我还记得她的一对小红菱，在太祖的女儿中，独一的小了。”子业像发疯般地说出。山阴公主吃吃的笑道：“够了够了！终是一个头儿顶儿的美人就是了，你也不用一件件的拆开了讲。快想法儿弄进了宫中，搂到了怀里，细细的去赏鉴好了。”子业道：“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不用想什么法儿，只要召进宫中就是。”当下子业即命内侍往召新蔡公主，到玉烛殿相见。内侍卫命往召。子业便别了山阴公主，径到玉烛殿等候不提。

且说内侍到了宁朔将军何迈府第，人见了何迈，说明来意。何迈听说子业要召公主入宫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便进内宅与新蔡公主说了。公主听说，便欲整装应召。何迈便道：“今上每作失德的事情，此次独召入宫，恐他不怀好意，还是诈称有病，不去为妙。”公主听了何迈的话儿，好生不悦道：“你也太会多疑了！今上与妾有姑侄的名分，他虽荒淫，究不致与我无礼。就是他果有此心，难道我也会忘了廉耻，和他苟且不成！”何迈见娇妻发怒，慌得不敢多言，只说去去就回，不必久留，新蔡公主始回嗔作喜，整装出了府第，应召入宫到了玉烛殿上。

子业已是等候得心烦意乱。今见新蔡公主到来，依旧人面如桃花，娇滴滴艳丽非常，禁不住意马心猿，急不容缓。还顾什么礼数，径上前牵了新蔡公主的衣袖，扯向床前。公主慌想挣脱，怎禁得子业力大，一个牵扯已双双跌上了牙床。新蔡公主暗暗恼恨，心想丈夫的话儿，竟不幸而言中。此时欲加抗衡，娇怯怯的身躯早已拥入了子业怀中。一霎眼间，已是任凭子业摆布，为所欲为。

公主不禁泪殷枕席，哀哀低泣。怎禁得子业着意温存，软语轻慰。不多时候，公主便觉得得意起来。再要叫她流出一点泪儿，真是休想。久而久之，越发和子业合得起来，竟是难分难舍，早已把一个何迈丢开了。等到欢燕舒齐，双双携手下床。子业



便命内侍设宴殿中，召了山阴公主，一同入座，开怀畅饮。从此新蔡公主，也与二人同化，竟不愿复回府第。子业当然不必说，只是宁朔将军何迈面上，怎生措辞？便由子业想到了一条计儿，用一尊毒酒硬将一个宫女药死，伪称新蔡公主暴病身亡，盛入了棺中，昇到何迈府中。何迈娇滴滴的一个妻房，活泼泼的进宫，此刻却换了黑沉沉的一口棺儿回来，叫何迈怎不肝肠寸断。在何迈想来，还当作子业调戏公主，公主却不从其愿，致被子业所害，因此越发悲伤，便督率家人置棺中堂。

启了棺盖，想重行装敛，才发觉不是新蔡公主，何迈方始大悟：自己妻儿，已被子业所占，却将一个不知谁人的尸体混作公主尸身，怎不叫何迈怒上加怒。只是又不能声张，他便怀恨在心，阴谋杀死子业。哪知子业虽将死宫女装棺送还了何迈，终是放心不下。仍暗暗命人探听何迈动静，后知何迈已是察破了情由，常有忿怒之言，子业便先下手为强，即亲率禁军，杀入何迈宅中，杀死了何迈，绝了后患。却将新蔡公主改了谢氏，命宫女称为谢娘娘。从此新蔡公主便革去了公主的头衔，改为娘娘了。不多时日，又加封为夫人。居然坐鸾车，戴龙旗，出入警蹕不亚于皇后，也可见子业的宠爱了。

子业任意妄为，全失了人君气象。太尉沈庆之有时看不上眼，便从旁规谏。子业非但不听，顾全他的老面子，反斥他为老悖，因此庆之灰心，杜门谢客。哪知子业还不放他过门，隔了几天，竟命直阁将军沈攸之赍了毒酒，到庆之府中，命庆之饮酒。庆之不肯遽饮，竟被攸之用强灌下，掩被扼死。好好一个良将，便如此送命。子业还说庆之因病身亡，加厚赠恤，谥曰忠武，用作掩饰其非。

从此朝中老成凋谢，子业更是肆无忌惮，竟欲册立谢娘娘为皇后。终算谢娘娘的脸儿，没有子业般的坚厚，力辞不从，子业才册路妃为后。子业又想起了新安王子鸾。当年太子的位儿，险些被他夺去。此时不复仇，更待何时，便勒令自尽。此时子鸾年只十龄，临死的时候，凄然对左右道：“后世再也不愿生在帝皇家了。”子鸾死后，子业余恨未尽，又将殷贵妃的墓儿发掘，毁去碑石，才始息了一口毒气。子业又恐诸王在外，于己发生不和，便尽行召归，拘禁在殿中，百般凌辱。因湘东王彧、山阳王休祐、建安王休仁三个身躯皆甚肥壮，子业更时加恶谑，竟将彧为猪儿，掘地为坑，注入泥水，将祐衣冠剥去，赤条条置入坑中，另用木槽盛饭，命彧就食，以为笑乐。种种淫暴，不可枚举。

一天更是异想天开，召见了诸王的妃子公主共聚一宫，却命山阴公主的面首三十人，脱去了衣裳衫裤，向各王妃公主戏谑。一般王妃公主，莫不花容失色。子业竟命三十人强褫王妃公主的衣裤，迫令行淫。可怜一般王妃公主，弱质娇躯，受尽了淫污。只有南平王铄的妃子江氏，抵死不从，破口大骂。子业怒道：“如若再不依从，当将汝之三个儿子尽行杀死。”江氏咬定了牙关，只是不依。子业益发愤怒，命将江氏处死。且使人至江氏第中，将江氏三子一一杀死。子业因被江氏败了兴趣，愤尚未平，另召了许多的后宫婢妾，及左右的幸臣，同至华林园中的竹林堂，堂宇甚为宽大，子业便命诸人不论男女，一律裸体，追逐鬬戏，又使数女轮淫一男，或命数男共淫一女，恣为笑乐。自己兴起，便拥了谢娘娘席地而淫。